



AJSS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JSS, Vol. 1, No. 1, 2026, pp.66-73.

Print ISSN: 3106-6836; Online ISSN: 3106-6844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as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AJSS260108dssds>



新加坡平社与天韵京剧社的人口结构与社会文化动态：成员组成与演变的比较分析

吴佳熹 (Wu Jiayi)

摘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艺术形式与传承载体，京剧于 19 世纪末随南洋经商移民潮传入新加坡，至今已逾一百三十年。在新加坡这一多元文化社会，京剧既坚守华族文化传统，又不断吸收本地文化养分，逐渐形成兼容并蓄、传承与创新并重的独特面貌。本文以新加坡平社与天韵京剧社为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包括半结构化访谈、历史档案、二手访谈与社团记录分析，重点比较两社在成员人口结构——涵盖年龄、性别、种族与职业构成——以及社会文化动态方面的异同，具体涉及传承机制、社区互动、资源配置与发展轨迹等多个维度。

关键词：平社；天韵京剧社；新加坡京剧；人口结构；社会文化动态

作者介绍：吴佳熹，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文化与语言，wujiayi2021@gmail.com。

Title: Demographic Structure and Sociocultural Dynamics of Singapore Ping She and Tian Yun Peking Opera Socie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mbership Composition and Its Evolution

Abstract: As a significant art form and carrier of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Peking opera was introduced to Singapore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hrough the wave of Chinese merchant immigration and has since evolved over 130 years. In Singapore's multicultural society, Peking opera not only preserves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but also absorbs local cultural influences, developing a distinctive character that balances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This study focuses on Singapore Ping Sheh and Thau Yong Peking Opera Troupe, employ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clud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historical archives, secondary interviews, and analysis of troupe records. It compares the two troupes in terms of their demographic

composition—encompassing age, gender, ethnicity,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s—and their sociocultural dynamics, specifically examining aspects such as heritage mechanisms, community engage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uthor Biography:

绪论

京剧被誉为最具影响力的华夏“国粹”艺术形式，在新加坡已扎根并传播逾百年之久。作为海外华人文化的重要枢纽，新加坡京剧艺术团体的生存与变迁在国际化、现代化和本土化浪潮的冲击下，呈现出异彩纷呈、兼容并蓄的发展态势。京剧在新加坡的生存与发展，不仅是单一剧种的海外流传，更应被置于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宏观语境下审视，从而有效推动区域内的文明互鉴与文化身份认同。^①在新加坡京剧的传承和流变的过程中，历史悠久的平社与后起之秀的天韵京剧社是当地最具代表性且风格迥异的两个业余京剧团体。其长达三十多年的并存与发展，不仅是京剧艺术实践的载体，更是社会关系、文化认同与代际变迁的微观缩影，为观察京剧社团在海外华人世界的文化认同和适应机制提供了典型的比较样本。

本研究采用深度半结构化访谈、田野调查以及文献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为了保证资料搜集的客观性，我不仅对新加坡平社的副社长许虹女士和天韵京剧社的社长罗德民先生进行了为期40分钟的单独访谈，还对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的会长卞会宾先生进行了半小时的采访，以求获取更客观的信息，内容涵盖社团发展历史、成员构成特点、技艺传承方式、社会互动关系、面临的困境与机遇等研究问题。此外，笔者还在访谈过后对三个社团的排练场地、宣传手册、排练氛围等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尽管集中的长期田野调查受限，本研究依然通过持续关注两个社团在官网、Facebook、Youtube等线上社交媒体动态进行了辅助性的田调工作。然而，通过对既有文献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学界对新加坡京剧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宏观历史发展脉络的线性梳理和艺术本体价值的探讨，抑或针对某一社团具体情况的个案描述，尚未形成将两个具有同源关系却迥然不同的京剧团体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的系统性比较研究。此外，现有文献未充分证明两个京剧社团的人口结构与社会文化动态之间的互动关系，亦缺乏对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和适应策略的关注。因此，本文致力于从比较视角出发，揭示新加坡平社和天韵京剧社在人口结构和社会文化动态方面的本质差异、生存逻辑、互动机制和共同挑战，试图对新加坡京剧社团的系统性比较研究的空白进行补充，旨在为学术界提供关于新加坡传统艺术团体如何在多元文化语境下与时俱进、传承创新的民族志记录与理论思考。

一、两社历史脉络与人口结构特征

平社是新加坡当代影响力最大、历史最悠久的业余京剧团体，从1940年成立至今已有85年的历史。平社的起源深深植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华侨的爱国情怀之中，在七七事变的抗日救亡热潮之中应运而生，其发起人林庆年、龚清河、林谋盛等皆为侨领，成立的初衷是通过京剧演出筹创票房来筹赈支援中国抗战。在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的驱动下，平社自诞生之初便势不可挡的带有强烈的公

^① 邓爱芹, & 张连桥. (2025). 生成逻辑、机制构建与文明互鉴——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多维研究. *现代传媒研究*, 1(1), 93–104.

益性与广泛的社群基础。“票房一经筹创，便在大世界、新世界等游艺场轮回登台献艺。”^①平社早期的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演出塑造了其面向大众、开放包容的社团形象，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依靠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社会人脉网络生存下来。

与平社的源远流长相比，作为后起之秀的天韵京剧社的诞生则是源于平社内部的组织裂变。根据天韵京剧社罗社长的回忆，1990年，因与时任平社社长陈木辉在管理理念及资源分配上产生不和，他与戴镜湖等一批中青年骨干成员选择离开平社，并在同德书报社成立了一个京剧组陶冶情操。经过短暂过渡，他们于1992年正式注册成立天韵戏剧社。天韵自成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革新意识以及对专业化、制度化管理的追求，他们每年都会聘请专业的表演和音乐导师来协助社团的演出，艺术总监林美莲老师一度亲赴中国进修戏曲导演，其专业的培训和管理理念也为天韵的迅速成长奠定基础。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的卞会长称之为“因为分裂而繁荣^②”。因此，天韵的发展路径是一条在分裂中寻找专业化，并突破传统社团运作模式、以教学和专水准为导向的创新路径。

二、成员构成的静态画像

在成员构成上，平社呈现出代际混杂与新移民增多的静态画像。由于平社成立时间较久，所以最初加入平社的一批成员已经老龄化非常严重，几乎不参加什么活动了。但是近年来随着一些新移民的加入，到目前为止，据平社许副社长透露“新移民能占到六七成，像我这样 60 岁算老的，他们 20 多岁、30 多岁，十几岁甚至都有，最小的 9 岁……上学的工作的各行各业都有，我们这边是业余的，他下了班过来，只是爱好。^③”平社年龄最小的社员仅 9 岁，同时仍有一位 83 岁的洪老师活跃其中，平社跨代际的包容性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新移民和年轻留学生的加入，平社呈现出“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局面，但整体以年轻化为主，性别比例上，许社长则是提到老移民中女性稍微多一些，因为有更多闲暇时间参与活动，而新移民则多是双职工家庭模式，因此男女参与比例比较均衡。

天韵的成员结构则显得更为年轻化和同质化，以 30 岁左右的青年组为主干，另有部分中老年成员，实现了从早期老龄化严重到当下高度青年化的成功转变。天韵的成员基础依赖于罗社长夫妇及其在德明政府中学培养的学生，结构上像一个“大家庭”。罗社长谈到，天韵的青年成员基本都是中国新移民背景，他们中很多是通过政府奖学金来新加坡留学并落户的专业人士，男女比例大致各占一半，而新加坡本地人很少加入，其中核心活跃的成员不到 20 个，不活跃的外围成员加起来有 50 多个。有趣的是，这些青年成员多从事 IT、工程、政府部门等理科相关工作，与文艺无关，笔者猜想这或许是理科工作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严谨逻辑思维和京剧高度程式化的严谨法度形成了感性与理性的互补，使得这些通过政府奖学金来新留学的精英人士将唱京剧视作他们和中华文化深层链接的纽带。

三、人口演变的动态轨迹

两社的人口演变轨迹的动态差异，进一步反映了二者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组织理念。平社的人口演变是一个相对缓慢、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平社成立初期至 20 世纪 80 年代，其主体成员为福建籍的老移民。这一时期的人口结构较为稳定，成员以本土老年华侨为主。1990 年前后，由于平社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离开并成立了天韵京剧社，这造成短期的人才流失。随后，社长陈木辉上

^① 王芳. (2004). 《京剧在新加坡》. 新加坡艺术出版社. 第 57 页。

^② 卞会宾（男，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会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新加坡华族戏曲协会；采访时间：2025 年 10 月 5 日。

^③ 许虹（女，60 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采访时间：2025 年 10 月 13 日。

任带来新的管理风格,开始吸引一批新移民的加入。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新移民的涌入以及社团本身大门敞开的包容性,平社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显著变化^①。

反观天韵,其人口演变轨迹则体现出一定的计划性和导向性。天韵成立初期,成员以老年票友为主,老龄化程度严重。为扭转局面,罗德民社长自1994年起主动回归其母校德明政府中学,开设京剧班,试图通过学校教育培养新生代力量。然而,由于学生中学毕业后就失去了和京剧接触的机会,此项目初期效果欠佳,12年间真正吸收的学生不到3个。战略性转折点出现在2007年,罗社长激动的说道:“直到2007年有一个转机,德明中学改制为直通车学校,我们就顺势成立了一个京剧青年组,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主干分子都是青年组在30岁左右的。”^②这样一来,天韵成功地将一批从小接受训练的学生吸收为社团骨干,完成了从“老化团体”到“青年化团体”的革命性转变。

四、艺术传承机制的差异

在艺术传承机制上,平社以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大众化传承为特点,很契合“自娱自乐”以实践为导向的业余京剧社性质^③。作为新加坡的老牌京剧社,平社保持了演传统戏和折子戏为主的传统,并将传统戏作为其立社之本和演出主力,强调京剧作为中国国粹之根的艺术要原汁原味,并且注重全本戏演出。在教学上,平社每年都会制定培训计划,有专业琴师驻社,有时则会短期邀请中国专业老师胡芝凤、秦雪玲等进行指导。然而,由于缺乏常驻的专业师资,平社多采用“大课制”授课并依赖于社员自发的学习热情,例如通过排练大戏《杨门女将》进行全本学习。这种模式有利于维持平社的规模与活力,但是在艺术水准的精细度上或许有欠缺。

天韵的传承机制则呈现出了业余京剧社对专业水准的追求,呈现出“闭环”和“深度”的特征。罗社长自1994年起在他的母校德明政府中学成立“华文戏剧学会”并教授京剧作为课外活动,尝试吸收其中有表演天赋并热爱京剧的学生成为天韵的接班人。因此,天韵的成员多为罗社长夫妇一手培养的学生,形成了一个“大家庭”式的亲密关系,即便平时没有排练,他们也会每隔一段时间聚餐一次维系感情。这种模式有利于保证艺术传承的纯正与深度,但也可能导致成员圈子固定。在教学上,天韵为了传承京剧建立了一套严谨的训练系统,并聘请本地和中国老师,排练周期长达6个月,包括座牌、身段学习、小排、合排和想排等阶段。在传承理念上,罗社长谈到“我们虽是业余爱好,但我们的水准尽量往专业那边靠……我们更具有口碑,就是说很严谨^④”,同时,罗社长也强调不能因为业余爱好荒废了自己的主业,切勿本末倒置^⑤。

五、社区互动与资源获取模式

在社区互动上,平社积极参与宗乡会馆庆典、慈善义演、组屋区和联络所演出等,也会与牛车水商联会等其他社团互动,还和中国大陆及港台的社团交流,保持了较强的社会曝光度。平社的生

^① 许虹(女,60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采访时间:2025年10月13日。“2020年以前的话,岁数长的比较多,而且本地新加坡人比较多……这20多年以来,慢慢的新移民多了,然后我们新移民的占的比例就会比较多,然后这几年趋向年轻化,年轻的像小孩、学生来的会比较多。”

^② 罗德民(男,72岁,天韵京剧社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同德书包社;访谈时间:2025年10月6日。

^③ 许虹(女,60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我们这边是业余的,他下了班过来,我们也是非盈利就不赚钱的,只是爱好,大家都是业余时间……没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会有更多的包容性,因为我们是大门敞开的,我们都可以接受……只要是平社有能力、有财力、有人才,我们就可以演这个戏。”

^④ 罗德民(男,72岁,天韵京剧社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同德书包社;访谈时间:2025年10月6日。

^⑤ 罗德民(男,72岁,天韵京剧社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同德书包社;访谈时间:2025年10月6日。“我说你得先把自己照顾好,照顾好你的事业和家庭,这不是一个自私的想法,这是一个很基本做人的原则。”

存与发展与其作为老牌京剧社团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和社长的个人魅力息息相关。平社的资源获取途径是多元化的，其中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可以覆盖成本的 20~30%，包括低廉的场地租金和演出项目资助，但许社长提到经费批准的流程非常严格且繁琐^①，除了政府的资助，其余资金则严重依赖会员会费、社内领导出资以及社会各界的赞助^②。然而，明李氏基金的支持与已故老社长陈木辉在商界的强大人脉有紧密挂钩，因此在老社长去世后，平社的财政状况和筹款能力有所下降。

相较于平社，天韵的社区互动更具针对性，主要通过德明政府中学授课深入教育体系。社团内部则每年进行一次会员大会，每两年选举一次，通过每两周一次的“吊嗓”活动来活络成员关系。天韵的资金获取模式和平社大同小异，都依赖演出盈余补贴社团的固定开销。他们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演出获得赞助和政府津贴，其余则靠私人捐款积少成多^③。同时，罗社长也谈到自己退休后私人捐款减少和资源降级甚至流失的现实问题，他曾经在建筑公司当董事经理，CEO 的身份让他从商界的朋友那获得了可观的捐款，很多朋友卖他面子会捐助 500 到 1000 元不等，但现在人走茶凉，只能开源节流。罗社长也同时是同德书报社的社长，他因而想到利用同德作为活动场地减少租金，服装道具另租两个仓库的对策，这样一来遍省下了小一半的支出。

六、文化适应与创新策略

为了京剧在新加坡多元文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平社和天韵都采取了有建设性的创新策略。平社的文化适应策略相对保守，其创新更多体现在组织层面而非艺术本体，主要通过成员的多元化来自然融入本地社会。平社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机制，使京剧成为不同背景华人的文化联结纽带。老社长在上世纪90年代就宣传“你只要能讲华语，你就会唱京剧”的口号，试图以降低门槛低方式吸纳更多新移民中的戏曲爱好者加入平社，从而维持社团的生命力。此外，平社虽然在演出剧目上坚守传统，但是在实践中为适应本土化演出也会对剧本进行适应性改编，如自编全本《洪忠烈》。

反观天韵为适应新加坡的多元语言环境与文化多样性，策略更为主动融入和功能性创新。随着影视多媒体等“大众文化”对人们娱乐空间的覆盖，天韵意识到传统京剧的传播面临现代审美的冲击和挤压，亟需通过本土化革新拓展生存空间实现自救。因此，天韵在坚持传统戏的同时，更侧重于新编戏，并一度实践性地探索英文演出京剧《救风尘》，旨在降低非华族观众的欣赏门槛，扩大受众范围。这是对京剧艺术风貌、审美取向、传承理念的勇敢挑战，体现了其在语言本土化转型层面的创新尝试。此外，罗社长还强调了唱戏对提升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帮助，会潜移默化地对成员的事业起到辅助作用。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职场技能相挂钩的论述，极大加强了京剧在新移民专业人士群体中的吸引力，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适应。

^① 许虹（女，60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采访时间：2025年10月13日。“我们这个地方是艺理会租下来就给我们用的，每个月我们象征性的也付一些租金，它是我们顶头上司……要求每年去租剧场的那种大型的演出要一到两次，要提前申请问他们拿经费，提交项目报告会批给你，然后等这场演出结束了，得按要求给他提交审计报告。”

^② 许虹（女，60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采访时间：2025年10月13日。“会员一年只交240新币固定会费，社长副社长我们会多出一些，然后再去拉一些赞助，比如李氏基金一年固定小额捐助3000元。”

^③ 罗德民（男，72岁，天韵京剧社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同德书包社；访谈时间：2025年10月6日。“我们必须演戏，因为演戏可以找赞助，我们必须做到每场演出都有盈余……我们的剧社有一个所谓的固定开销，一个月要花1500。”

七、人口结构与文化动态的互动关系

一个社团内部人口结构的变化与与外部社会文化动态的变迁并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建构与重塑的互动关系。笔者通过对平社自1980年至2019年的演出表进行分析，发现随着近年来中国新移民占比的大幅增加，平社在演出场所、剧目选择和对外交流方面都有所改变。这种关系首先体现于演出场所的变迁：从早期集中于新加坡标志性高端艺术殿堂维多利亚剧院以确立艺术权威性，到1980年代中期后主动进入各社区民众联络所，此举反映了社团为扩宽群众基础而采取的战略下沉，再到近年来演出地点趋于多元以及中国文化中心的频繁使用，反映了平社成员与祖籍文化母体进行深度对话的新定位，体现了平社的文化实践为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而做出的主动调整。其次，剧目选择策略也揭示了二者间的动态平衡。

在坚守演绎经典传统戏的同时，平社自1990年代起显著增加新编古装戏的比重，如《曹操与杨修》《大脚皇后》等常作为周年庆典的主打剧目。这一文化创新不仅旨在吸引现代观众的兴趣，其主题也契合了新加坡本地强调智慧与正义的主流社会语境，体现了平社在核心成员引导下的艺术适应和创新活力。然而，最具说服力的互动莫过于赴华演出交流的增多。从1999到2025年间，新移民在演出团队的占比从一成跃升至六七成，他们借助自身在中国积累的人脉网络以及对国内京剧生态的熟悉，直接催化了京剧的文化跨境交流动态。反之，频繁的国际交流也为新移民提供了走上国际舞台的机会，形成了人口结构驱动文化实践，文化实践又反哺人口构成的良性循环。平社的生命力，正源于这种双向互动的持续运作。

至于天韵，其专业化为导向的文化动态需要通过同质化的、有潜力的青年成员来实现，因此催生了罗德民社长和林美莲老师通过德明政府中学京剧组项目精准培养成员的策略。而这种更有深度的成员圈子，又使天韵更侧重于导师的艺术理念，能够推行严谨的传承体系和实践性的艺术创新，进而形成了另一种相互强化的循环。青年组为主的人口结构固然为天韵带了生命力，然而，核心青年成员在成家立业后自由时间减少对京剧演出和传承也会产生一定影响^①。因此，罗社长通过调整演出节奏和强调业余性促进文化动态和成员参与的平衡。

八、内外因素影响下的发展路径

平社与天韵京剧社的发展路径差异是其社团的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共同塑造的结果。从内部因素来看，两社在运作模式、领导风格和成员架构上各有特点。平社的路径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开放的组织理念和领导人强大的人脉资源为基石，使其能够持续吸纳新移民。许社长尤其提到由于领导层的更迭，老社长去世后经济状况不如从前。天韵的发展路径则以领导人的专业视野、战略规划能力为核心，通过制度化教学和社长的资源整合能力实现社团的高效运作。此外，罗社长提到自己计划明年退休，让青年成员进入理事会，并透露“现在我们的理事会里80%都是那些青年组的^②”，领导层的更替和成员生活阶段的变化也势必会对天韵今后的发展有所影响。再加上罗社长退休后私人捐款减少，社团需重新调整资源获取策略。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新移民的持续涌入为两社提供了主要成员来源，青年新移民的加入有利于社团的年轻化和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诸如上海京剧院、北京京剧院等中国京剧艺术团体

^① 罗德民（男，72岁，天韵京剧社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同德书包社；访谈时间：2025年10月6日。“现在工作、有家庭、有孩子、有义务，我跟你讲生活转变是非常大的……以前我们是一年演两场戏，现在我们一年演一场……他们自己成家立业了，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排练演戏。”

^② 罗德民（男，72岁，天韵京剧社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同德书包社；访谈时间：2025年10月6日。

来新交流，极大提升了本地艺术水准，他们的表演的《智取威虎山》、《风雨同仁堂》等作品使本地票友耳目一新、大开眼界，给本地京剧界带来高质量的学习和合作机会。此外，国家艺术理事会的存在为两个京剧社提供了基本的制度认可与有限的资金扶持。

九、共同挑战与未来可能性

尽管平社和天韵在成立背景、成员构成和艺术传承等方面有诸多差异，但两社面临着高度相似的生存挑战。首先，资金短缺问题给两社带了很大的生存压力。政府资助的款项比例低至 20-30%，其余经费严重仰赖社团自筹资金，但是两社都面临社会捐助萎缩的困境。许社长直言：“这个费用方面一直是个难题，一直是蛮紧张，包括天韵也很不容易。^①”第二，京剧在新加坡的主流社会被定位为“小众艺术”，不仅观众基础狭窄，还存在观众年龄断层的问题。老年观众群体多数热情而积极，青年新移民因京剧走进中学而爱上京剧，中年人却人华文教育的滑坡和家庭事业双重压力而对京剧认识淡薄。因此，两社应尝试在保持京剧“原汁原味”与进行本土化创新以吸引新受众之间找到平衡点。第三，两社都面临传承困境，由于缺乏稳定的、常驻的高水平专业师资，两社经常需要共享有限的音乐老师和戏曲老师资源，传承的深度和系统性难以保障。针对新加坡京剧社面临的受众断层与经费困境，两社可借鉴地方戏剧传承的多维路径，通过对传统剧目的现代性阐释与传播策略的优化，在保持艺术底蕴的同时拓宽生存空间^②。

在谈及京剧的发展前景时，许社长对平社在海外传承京剧充满了信心和使命感，认为其规模优势、历史底蕴和持续性在海外属实罕见^③。此外，许社长还提到中国京剧团开始有与海外社团合作的意向，这或许能为新加坡京剧的传承和传播开辟新的发展空间。而天韵的未来，关键则在于深化青年化与专业化的社团定位，将其打造成培养高素质票友的摇篮，在保证艺术传承的同时着力为青年成员搭建人脉、整合资源，双管齐下。

结语

综上所述，天韵京剧社虽然是从平社分支出去的，但二者在历史脉络、人口结构和文化动态等方面各具特色。平社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纳多元成员，依靠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广泛的社会网络发展壮大，其成员结构随着社会人口变迁和自身的开放性政策而自然渗透式的演变。而天韵则凭借组织化与专业化的战略，通过精准的德明中学项目主动引导和重塑其成员基础的战略干预式的演变，实现了从“老化”到“青年化”的跨越式转型。总的来说，平社成员的静态画像是以青年成员为主的多元混杂，天韵则是一个由高学历中国新移民青年构成的、以师承关系为纽带的封闭圈子。在社会文化动态上，平社的传承是开放式的社群艺术实践，以兴趣和参与为先；天韵的传承是精耕式的准专业人才培养，以艺术水准和系统教学为核心。平社依靠传统社团模式，靠历史积淀和社长人脉；天韵则是创新整合模式，靠政策与学校合作。平社的适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价值坚守；而天韵是“与时俱进”的功能性调适，将艺术重塑为服务于现代生活的文化资本。二者的人口结构与文化动态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社团的风貌。

尽管发展模式迥异，两社却共同面临着资金不足、观众断层与师资短缺等结构性挑战。然而，

^① 许虹（女，60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采访时间：2025年10月13日。

^② 张洁, & 陈驷. (2025). 贵州地方戏剧的多维阐释与传承路径研究——评《贵州地方戏整理与改编》. *现代传媒研究*, 1(1), 151-156.

^③ 许虹（女，60岁，平社副社长）；访谈人：吴佳熹；访谈地点：平社“能够像平社一样，在海外一年一两场大演出，有这么演员，行头这么齐备的不多见……所以海外传承这一块咱们京剧还是非常好的。”

正是这些挑战推动它们在坚守传统与适应本土之间不断调适，展现出海外华族文化团体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语境下的韧性与活力。它们的并存与发展，不仅是京剧艺术在新加坡的延续，更是文化认同、代际变迁与社会适应机制的生动体现。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References

蔡碧霞(2008):《狮城梨园散记》。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

蔡曙鹏(2014):《狮城说戏》。新加坡文艺协会。

邓爱芹, & 张连桥. (2025). 生成逻辑、机制构建与文明互鉴——中国-东盟戏剧共同体的多维研究. 现代传媒研究, 1(1), 93–104.DOI:<https://doi.org/10.64058/MMS.25.1.09>

康海玲(2020):“京剧在新加坡的流传与演变”, 《中国戏剧》(12):60–63。

王芳(2004):《京剧在新加坡》。新加坡艺术出版社。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 (编)(1983):《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黄子明(2019):《优影振天声：牛车水百年文化历程》。八方文化创作室。

张洁, & 陈驷. (2025). 贵州地方戏剧的多维阐释与传承路径研究——评《贵州地方戏整理与改编》. 现代传媒研究, 1(1), 151–156.DOI: <https://doi.org/10.64058/MMS.25.1.15>